

守住歷史與鄉情 沙頭角蓄勢待發



禁區錯過發展機遇 再開放須多方配合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楊佩韻)回歸祖國20周年,香港十八區茁壯成長,成為現時區區有特色。但是沙頭角禁區在時代巨輪之中,仍守住歷史、鄉情及鄰里情。有村長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,沙頭角在數十年間生活環境稍為改變,但是鄰里互助及團結的精神仍無變,原住民及漁民十分享受當地的恬靜。不過沙頭角墟的鄉情與一渠之隔的中英街濃濃商業味,卻形成強烈的對比。有退休校長表示,沙頭角因歷史原因錯過黃金發展機會,猶如活着的歷史遺蹟,如要發展要多方配合。

清朝大臣當年一句「日出沙頭,月懸海角」,便成為沙頭角命名的傳說。但沙頭角成為禁區,亦有一段歷史要說。深圳市鹽田區中英街博物館負責人呂東明表示,英國在1898年於新界拓展租界時,在深圳河以北,以梧桐山為分水嶺,並插上8條竹籤,成為中英街界線的雛形,在1905年才有首批界石在中英街豎立;但在1941年日軍佔領沙頭角,建立通訊支點,破壞了界線。到了1951年,港英政府劃沙頭角及鹽田海成為禁區,再加上禁區及宵禁政策限制當地居民活動,沙頭角一鎮便鎖足逾半個世紀。

呂東明指,在回歸前,沙頭角的發展因政治及軍事原因而被凍結。回歸後,因邊界及保安問題而未能解禁,就算在2012年禁區部分範圍解禁,但最重要的沙頭角墟及中英街仍未開放,而兩地政策不同令沙頭角墟

及中英街在這20年間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中英街兩側發展兩極

他續稱,中英街歸內地管轄的一側與時並進,發展很快,幾乎5年一大變,如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多作金飾及日用品買賣,現時卻變成歷史文化一條街。歸香港管理的沙頭角墟因未得到當地居民共識,至今仍是保留鄉村特色,未有強勢發展。

沙頭角鹽寮吓村村代表蘇天來表示,沙頭角墟是「禁區之中的禁區」,以前仍有宵禁的日子,午夜12時之後不可出入,令居民生活受限制。不過要說到轉變,數十年間也有不少變化,如沙頭角本身是一個小漁村,最鼎盛時期有數百條漁船,靠打魚維生,因1962年超強颱風「溫黛」令漁民上岸聚居,在海邊建成棚屋及寮屋,不

過在上世紀80年代因公屋建成而上樓。至今區內只有50條漁船,但部分是用作運輸或娛樂用途,捕魚者愈來愈少。

蘇天來續稱,沙頭角在這十幾年沒有什麼轉變,仍舊保持着小鄉村的風情,平時沒有夜生活,娛樂也只是打麻雀,直至傍晚5時至6時便十分寧靜,「最多去沙頭角碼頭吹水」。

恬靜及鄰里情 夜不閉戶

被問到沙頭角是否停留在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,蘇天來點頭稱是,又認為沙頭角最好的是恬靜及鄰里情,形容「係出面搵唔到」,形容大家懷念的獅子山精神在沙頭角可以找到,直言「我哋唔使關門睡覺都得」。

他表示,沙頭角的中秋節最熱鬧,每家每戶都會出外賞月,外嫁女或出外生活及

工作的家人回來,一起圍爐燒烤「至少有100檔燒雞翼」。

他續稱,年輕一代大多出外工作及生活,留在禁區生活多是長者、漁民及原居民,社區老化且醫療設備及社區設施不足,期望政府可提供協助。

鄉民對再開放禁區分歧

若開放禁區是否為區內帶來變化的方法之一?蘇天來稱,在2012年開放部分禁區後,沙頭角公路交通擠塞,交通愈見不便,令區內居民對再開放禁區看法不一,形容聽過很多居民意見也是不支持開放禁區。

在歷史及居民意願的影響下,沙頭角墟在發展變化的世界大環境之下反為「不變」,成為香港獨特的風景,到底未來該如何走下去,呂東明認為,雖說沙頭角錯過黃金發展機會,但是發展便有得有失,要懂得取其平衡,未來若要發展沙頭角,可從歷史文化遊入手,逐步放寬入區人數,可為區內活化帶來生機,也傳承歷史。

不過,他認為,香港也可以沙頭角為鑑,如安於現狀只會被人追趕及超越,「遲吓想發力追返就難了。」

禁區歷史事件簿

年份	事件
1898	英國租借新界,原新安縣客家及本地村落在中英雙方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後成為新界原居民村落
1899	中英雙方以深圳河為界
1941	日軍橫渡深圳河,佔領此區至1945年
1948	中英雙方重新在沙頭角中英街豎立界石
1951	港英政府於6月份設立禁區,堵截非法入境者及作為保安緩衝
1962	大量內地人湧至香港,英軍沿禁區界線建鐵絲網,港英政府將禁區範圍擴大至2,800公頃
1997	香港回歸祖國,邊境禁區維持現狀
2006	特區政府首次建議縮減邊境禁區範圍,並開始擬定規劃大綱
2012	特區政府開放邊境禁區,包括蓮麻坑至沙頭角、米埔至落馬洲管制站一帶逾700公頃土地,至少8條村落劃出禁區範圍,石涌凹檢查站完成歷史任務
2013	開放落馬洲管制站至梧桐河分段和梧桐河至蓮麻坑分段。但因保安理由,連接深圳口岸的沙頭角墟以及中英街不會開放
2017	房協轄下沙頭角邨迎海樓正式入伙,提供140個單位予當地居民入住。同時,私樓尚澄呎價1萬元,引起大眾嘩然

資料來源:綜合各方資料
整理: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



中英街仍有不少內地旅客進出購物。受訪者供圖



「公屋迎海樓」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



昔日的中英街人頭湧動。資料圖片

分階段解禁 樓價升不停

特稿

沙頭角邊境禁區於在2012年起分階段開放,範圍包括蓮麻坑至沙頭角段及米埔至落馬洲管制站分段的禁區、落馬洲管制站至梧桐河分段和梧桐河至蓮麻坑分段等。解禁後引起的回響除了是沙頭角墟居民不願再開放,還有刺激當區的房地產價格直線上升,例如全棟獨立屋的價格由2012年前的400萬元暴升至現時的1,000萬元,有地產代理直言「樓價升得很厲害」。

單棟樓400萬升至1000萬

沙頭角地產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高維基表示,2012年前,禁區內的土地及房屋「有咩人要,地價好平,呎價僅100元至200元」,但部分地區解禁後,土地及丁屋的申請愈來愈多,變相推高地價,呎價升至800元至900元不等,單是已開放的擔水坑村,單棟樓由400萬元升至1,000萬元,同時吸引不同發展商來買地起屋。

他續說,仍是禁區的沙頭角墟樓價緊貼大市,如快將落成的私樓「尚澄」,呎價由1萬元至1.6萬元不等,並指,其他400呎的樓亦索價逾300萬元,惟舊樓價格僅約5,000元呎。

另外,他指沙頭角墟的商舖卻是「價錢高,租值低」,以致空置率高,大多放置雜貨及予居民用作娛樂場地,當地做生意的舖不多。

除了私樓及商舖市場外,沙頭角墟的公營房屋發展也在回歸20年間起了些微變化。北區區議員溫輝表示,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於在2013年底拍板在沙頭角興建公營房屋「迎海樓」,今年初正式入伙,提供140個單位予區內居民入住。

他笑稱,「如市區的建屋速度猶如沙頭角,相信很快可解決房屋問題。」

他續說,區內因解禁而人口減少,形容沙頭角有一流的居住環境,只是難以購買食物,要到中英街或聯和墟購物。

倡放寬禁區紙限制拓旅遊

溫輝表示,2012年解禁後,區內居民對開放禁區的看法轉變,因交通擠塞及治安問題變差,加上區內長者較多,不希望再開放以破壞區內恬靜生活,政府亦無意進一步開放,相信區內經濟活動難再活躍。

他期望特區政府可考慮逐步放寬禁區紙的限制,讓少部分旅客於指定時間往沙頭角旅遊,激活區內經濟並帶來商機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

漁業式微 老漁民自得其樂

街坊心聲

雖說沙頭角在過去數十年間變化不大,但數十年間居民的生活模式也起了些微變化。現年64歲的漁民李瑞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,因週遭發展影響令環境起了轉變,如水質變差,漁獲減少等,作業模式在10年間亦轉為從外國空運海產,經沙頭角轉往內地,直言「要吃到本土魚愈來愈難」。他笑說:「如沒有了海,我應該會死快點。」因大海予他生活、自由及快樂,雖然他現時並非靠捕魚養家,但也希望可繼續捕魚到老。

李瑞偉於10歲起隨父母捕魚,至今已54年。他表示,上世紀80年代起,沙頭角區的漁業已開始式微,當時年輕人均出外打工,他亦於當時上岸工作並兼職打魚。隨著時代發展,年輕人不入行,老漁民愈來愈少,他如今也是有空及好天氣時才出外捕魚,再將得到的漁獲於太太擺檔販賣。

他解釋,沙頭角漁民作業方式各有不



漁民李瑞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攝

同,有的是在晚上圍網,「一圍可以有幾十擔魚」,他則在淺海捕魚。

採取「夜出早歸」捕魚方式的他表示,晚上出船靠漁燈照射海面,看到什麼海產便捉,直言「有百幾斤魚已經很好,最差嘅時得幾條魚」,天氣差時便用刺網來網魚,惟現時的漁獲差了很多。

水質變差 季節魚減產

李瑞偉認為,這與新界發展急速令水質變差有關,墨魚等季節魚於近年大量減少,直言「以前在沙頭角碼頭可釣到30隻墨魚,現時想見一隻都好難」,又指以前捕魚的鹽田港,現在變成行車道,近年變化很大。

被問到印象最深刻的捕魚片段時,李瑞偉指是「捉青鱗仔魚,好細條」,晚上一開漁燈隨手一撈,45分鐘便可捕捉20擔魚,但同時其他漁船也在捕魚,情況可謂壯觀。

他又指出,現時海面少了很多魚,常見的為泥鯚及鱸魚等,冬季則多為門鱸,幸運的話「一次可以有百幾二百斤。」李瑞偉續說,這20年沙頭角漁業變化很大,除了捕魚者愈來愈少,漁船轉為運輸或娛樂之用,養魚者亦於上世紀90年代因有魚苗但難找魚糧而漸漸減少,只是近期有人從外地購買海產再用飛機運抵香港,轉至沙頭角再入內地,改變作業模式,「自行釣魚娛樂消閒者眾,但作為專業則很少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

「鄉村仔」教育緊貼區外發展

特寫

沙頭角內有一間幼稚園及兩間小學,當中80%的學童是跨境學童,小部分是區內兒童。沙頭角中心小學退休校長呂東明表示,跨境學童的中文、數學水平追得上香港的學童,但英文相對較差,故他會在學校創造語境,如每周都有英文日、廣東話日及普通話日,期望跨境學童、原居民或艇民的學童可以去除鄉音及改善英語能力,出外升學時可以追上進度。

呂東明直言,不會以鄉村小學的模式來教導學生,會以市區學校同樣的教學方式來教育學生,以便他們升學時可以追上步伐。

他表示,以前的家長認為「有書讀就滿足,不用太急緊貼區外發展」,也很少出席學校舉辦的講座及比賽,但隨着父母的知識層面進步,家長們積極性增強,除了多了出席活動外,也會上網做足資料搜集,了解學生需要裝備什麼。

為了讓學生不像「鄉村仔」,呂東明曾在假日帶他們出外視察粉嶺上水,甚至是中環的城市生活,當中也有不少趣事,「第一次坐車出上水,佢哋個個都暈車浪」,或在中環大商場表現興奮,讓保安很擔心。不過,他稱,會教導學生眼手勿動,學懂自律。當然也有較為頑皮的學生,他便會以舞獅、麒麟、童軍等方式建立他們的服從、自律及堅持等品德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



呂東明指,大家要多角度理解歷史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攝